

## 研究論文

# 客畬基本詞源自南方例證—兼論「客」、「畬」族稱的來源\*

賴維凱\*\*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博士班

## 摘要

本文從「客家話」與「畬話」的「基本詞」來觀察客畬語言和南方少數民族—壯侗苗瑤的關係，其中深入探討了客畬語親屬詞「曾祖父」、「曾祖母」、「祖母」、「外祖母」的詞根，以及常用詞「臭蟲」、「玩耍」（休息），得到的結果是客畬語的上述基本詞確實源自於南方少數民族—壯侗苗瑤語。

「客」與「畬」族稱的由來是本文另一個重點，我們一方面討論「客」與「畬」是否為該族稱的本字問題，一方面來看「畬」、「畬」與「嶺」的關係，最後來看「客」是否源自於「畬」（山哈），其結果認為「客」源自於「畬」（山哈）。

**關鍵字：**客家話、畬語、基本詞、南方少數民族、族稱

---

\* 本文曾於「畬客關係研究工作坊」宣讀，感謝評論人董忠司教授提供的寶貴建議。本文投稿後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專業意見，使文中的錯誤和疏漏之處得以減至最低，特此深表謝意。本文內容如有任何疏漏之處，文責自負。

\*\* 賴維凱，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博士班學生，通訊地址：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105巷5號7樓，電子信箱：torobull.tw@gmail.com。

## Research Article

# The “Hakka-She” basic words are derived from the South Minority : the source of the " Hakka " and "She" Ethnic Name

Wei-Kai Lai\*

Ph.D. Program of Hakka Studies,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Hakka-She" basic words to observe the "Hakka-She" language and the southern minority - Zhuang Dong Miao Yao relationship, among them,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roots of the relatives of the prose, the great grandfather, the great grandmother, the maternal grandmother, and common words “bed bugs”, “play”( rest ). The result is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basic words of the "Hakka-She" language are derived from the southern ethnic minorities - Zhuang Dong Miao and Yao language.

The origin of the "Hakka" and "She" Ethnicity is another focus of this article. On the one hand, we discuss whether the question of "Hakka" and "She" is the original word of the Ethnicity. On the other hand, whether " Hakka " is derived from "She" ( San Hak ) , the result is that " Hakka " is derived from "She" ( San Hak ) .

**Keywords:** Hakka, She( San Hak ), the basic words, Southern Minorities, the ethnic name

---

\* Wei-Kai Lai, Ph.D. Program of Hakka Studies,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ddress:7F., No.5, Ln. 105, Sec. 4, Xinglong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E-mail: torobull.tw@gmail.com

## 一、前言

「客」與「畬」的糾結關係由來已久，不管是哪位學者談到客家人或客家話，都不免提到與畬族或畬話（畬語）的問題，即便是早在1933年出版《客家研究導論》的羅香林，為其寫序言的朱希祖先生，也花了大張篇幅提到客與畬瑤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對「畬」與「輦」字的深入探討，而羅香林本人也在書中第二章「客家的源流」中寫了不少「客」與「畬」的關係，不過當時的時空背景是以一種敵視「畬族」，卻又不得不與「畬族」通婚的矛盾情況下所寫的<sup>1</sup>。

本文欲從「客家話」與「畬話」<sup>2</sup>的「基本詞」<sup>3</sup>來觀察客畬語言和南方少數民族—壯侗苗瑤的關係，而非「核心詞」。過往常有學者從 Swadesh 的前 100「核心詞」作為兩種語言是否為親屬關係及親緣關係遠近的標準，其所持的原因就是「不容易受到借用的影響，詞義具有較高的穩定性，所以做統計時可以保證音借用而造成統計的干擾很小。」<sup>4</sup>，但這種標準後來仍為人所詬病，其原因至少有二：其一、

<sup>1</sup> 書中第 74 頁根據興寧《鄧氏請神文》提及「畬的巨姓，有雷、藍、茅、賴、盤等等，（與漢族的賴、雷、藍各姓有別），從前客（家）人，稱他們為『五姓賊人』。客家初到閩粵贛的時候，不能不與畬民互相接觸，接觸已多，就想不與他們互相混化，亦事勢所不許。」後面更提到「客家是自北南遷的民系，當其輾轉奔投的時候，自然免不了受種種自然淘汰與選擇諸作用的規範……但其他沒有原日妻氏同時履止的，那就只好降格以娶土著婦女了。客家先民，所以不能不與畬民混血的，大概就是這個緣故。」

<sup>2</sup> 對於畬語和畬話的定義，目前在學界仍有爭議，我們暫時以「畬語」來稱呼廣東蓮花、羅浮山區的惠東、海豐、博羅、增城等四個縣市畬族所說的語言，以「畬話」來稱呼其他大多數畬族所說的語言，這樣在觀察各自語音時也會比較清楚其所在的地理位置。

<sup>3</sup> 雖然「核心詞」被國際語言學界公認是一組最基本的詞，但這裡所指的「基本詞」，乃是採潘悟雲（2005:19-29）的看法：出現頻率不高、不影響通常的交際、無法找到漢語來源的語詞，這些詞都不是文化詞，也不是最核心的詞，但都是「基本詞」，特別是一些單音節動詞。

<sup>4</sup> Swadesh 的前 100 詞是運用生物學譜系分類的詞源統計分析法，在鄧曉華、王士元（2003：253-263）的文章中，原是用來進行苗瑤語族各方言間親緣關係的研究，是一種數理分析，最後得到的是樹形圖，樹圖上可以用樹枝的長短表示語言之間的距離，看出語言變化的不同速度。

Swadesh 的核心詞雖然是學界公認最基本的一組詞彙，但因為世界各地的地理環境、歷史接觸、文化習俗等因素，無法因地制宜，如：「feather」(羽毛)和「hair」(頭髮)在客家話是不分的、「heart」(心)和「liver」(肝)在博羅畬語同音，所以僅能算是一類，又如「grease」(動物脂或油脂)等字可能因具有歧義，而有不同說法；其二、既然「核心詞」是最基本的詞彙，所以使用的頻率必定是頻繁的，和不同語言的人接觸交際，勢必受強勢語言的滲入影響而有所變化，正如鄧曉華、王士元(2003)發現在苗瑤語中有大量的漢語借詞，像「sand」(沙)和「eye」(眼)就是來自於古漢語，而我們也在前人的研究中發現，無論是「客—畬」或是「客—瑤」核心詞的比較，少數民族語言大量的漢語借詞大大地影響了比較的結果，本屬「同源關係」的兩個語言可能因為「漢語借詞」而變成了「接觸關係」，反之亦然，而客家話在「核心詞」中保有自己的「特徵詞」數量少之又少，所以使用「核心詞」作為兩種語言或方言的親屬關係或親緣關係遠近的判斷，實在需要兼顧許多因素，根據兩種語言或方言的「特徵」及「使用頻率」等變項去做修改或許會讓比較結果更準確一些。

自 1988 年起，羅肇錦即以〈客族與畬族是兄弟族？〉為題，開啟了臺灣方面對客畬之間關係問題的研究，近 30 年來，兩岸客家學界對客畬關係的討論也不曾間斷，就目前所知，潘悟雲先生(2005)認為：「大部分的南方漢語方言，最初是在南方原住民的語言基礎上逐漸漢化形成的。」而羅肇錦根據多年來的研究確立「客的前身是畬」，而「畬語、畬話、客語、客話，都是畬客方言下的次方言關係。」最近 W. South Coblin (柯蔚南)教授(2017)發表的〈Neo-Hakka, Paleo-Hakka, and Early Southern Highlands Chinese〉也提到了「畬話不是客家話的分支，而是親屬語言的關係。」

有鑑於此，本文將另一個重點放在「客」與「畬」族稱的由來，並討論「客」與「畬」是否為該族稱的本字問題。

## 二、客畚基本詞源自南方例證

本文以鄧曉華（1999）<sup>5</sup>、游文良（2002）、潘悟雲（2005）、鄧盛有（2007）<sup>6</sup>針對客家話或畚話和苗瑤壯侗關係詞的分析結果為例，統計出客家話或畚話和苗瑤壯侗關係詞的比例，得到的結果是客畚與壯侗關係詞的比例大於客畚與苗瑤關係詞，此結果說明壯侗語族群在早期因人口數眾多、分布面積廣大，和苗瑤語族群接觸，往往是被移借的對象，而客家話或畚話的形成因晚於苗瑤語，加上族群的形成和遷徙過程和瑤族密不可分，被漢化的程度也深，所以極可能是同源關係。以下分別以潘悟雲（2005）、李輝等人（2003）、游文良（2002）針對客家話、客家人與畚族、畚話和苗瑤壯侗語關係詞的看法做客畚基本詞源自南方例證的解釋及舉隅<sup>7</sup>。

潘悟雲（2005：18-29）根據鄭張尚芳（2001）以浙南畚話<sup>8</sup>為例，指出「客家話的基本特徵至少在唐代已經形成」，並從浙南畚族的《祖歌》，指出浙南畚族唐代以前曾居住在潮州，後輾轉來到浙江，所以和客家話相似或相同的語言特徵，說明了唐代潮州一代的語言已帶有客家話的最基本特徵。此外，潘文根據所舉的例子<sup>9</sup>，主張「畚話不

<sup>5</sup> 鄧曉華（1999）分析 68 個客家話與苗瑤壯侗關係詞，共有 27 個客—苗瑤詞、12 個客—壯侗詞、29 個客—苗瑤壯侗詞。

<sup>6</sup> 鄧盛有（2007）分析 83 個客家話與苗瑤壯侗關係詞，有 40 個客—苗瑤詞、28 個客—壯侗詞、15 個客—苗瑤壯侗詞。

<sup>7</sup> 本文所採用的記音方式是國際音標（IPA），聲調的調類為：陰平 1、陽平 2、陰上 3、陽上 4、陰去 5、陽去 6、陰入 7、陽入 8。

<sup>8</sup> 其主要根據的語詞有以下 18 個：（1）否定詞 m、（2）我ŋoi<sup>1</sup>、（3）他 ki<sup>1</sup>、（4）要 oi<sup>5</sup>、（5）不要 mo<sup>8</sup>、（6）給 pun<sup>1</sup>、（7）無 mau<sup>2</sup>、（8）今天 kim<sup>1</sup> pu<sup>1</sup> ŋit<sup>8</sup>、（9）晚上 om<sup>1</sup> pu<sup>1</sup> ia<sup>6-3</sup>、（10）下雨 lo<sup>2</sup> çy<sup>3</sup>、（11）螃蟹 lau<sup>3</sup> hai<sup>6</sup>、（12）稻子 uo<sup>2</sup>、（13）粥 moi<sup>2</sup>、（14）女陰 tci<sup>1</sup> pie<sup>1</sup>、（15）哭 kieu<sup>1-5</sup>、（16）跑：走、（17）咬：ŋiat<sup>8</sup>、（18）剛剛 tciãŋ<sup>1</sup>。

<sup>9</sup> 其一是根據閩、浙畚族的《盤王歌》、《祖宗歌》、《祖歌》和湘西南、泰國清邁瑤族的《拾二姓傜人過山圖》、《盤古歌》指出畚族更早應來自於湖南；其二是根據畚話一組親屬稱謂源自古楚語及湘西南瑤語；其三是畚話重唇音、知組讀舌頭音、章組讀如見組、效攝一二等有別、四等 i 介音尚未出現，說明畚話比客家話還要古老。

是畬族人向客家人學的客家話，有可能兩者都是學古中國的南部官音，然後又因居住鄰近而互相交融所致。」

我們認為客家話的基本特徵形成於唐代或是五代十國是合理的，爾後陸陸續續有從潮州、閩西等地大量搬遷過去的，更進一步的形成了現代畬話和客家話更多相同的特徵。我們曾經從文白異讀字判斷畬話和客家話形成的先後<sup>10</sup>，所得的結果正如潘悟雲所舉的例子一樣，畬話許多語音特質、詞彙及語法，不單單和客家話一樣（反之亦然），更多源自於古楚語或古越語，說明南方方言和畬族、苗瑤壯侗的關係極可能不僅僅是接觸關係，而是一種承繼關係<sup>11</sup>，從遺傳分析的角度來看也是如此：

李輝（2003：873-880）等人對福建長汀的 148 個客家男子做了遺傳分析，從父系遺傳的 Y 染色體 SNP（單核苷酸多態）的主成分分析發現，客家人與中原漢族最近，又偏向于苗瑤語族群中的畬族，不同於其他南方漢族偏向於侗台語族群<sup>12</sup>。客家人的主要成分應是中原漢人，畬族是對客家人影響最大的外來因素<sup>13</sup>。與客家話中的苗瑤語特徵相印證，客家人可能是古代荊蠻族的核心成分不斷加上中原漢人移民形成的。客家話等南方漢語方言最初也可能是南方原住民語言

<sup>10</sup> 此結果為筆者撰寫博士論文論證客畬語關係的一部分。（未刊稿）

<sup>11</sup> 一般人在看客家話和畬話的關係時，比較無法接受何以現今全球客家人口達五千萬以上的客家話會受人口不到百萬的畬族所影響，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如果從苗瑤畬客民族/民系形成的歷史脈絡、語言成形的先後、文化、社會的觀察，也許就能慢慢理解這其中的道理。

<sup>12</sup> 混合分析發現客家人資料結構中漢族結構占 80.2%，類畬族結構 13%，類侗族結構 6.8%，說明客家人雖與中原漢族最接近，卻又偏向苗瑤語族群的畬族，其類苗瑤結構有兩個來源：湖北與廣東，而類侗族成分可能來自江西古代土著干越。

<sup>13</sup> 客家人母系遺傳的線粒體 RegionV 區段 9bp 缺失頻率為 19.7%，與畬族很近，不同于中原漢族。這也印證了歷史上漢人因戰亂南遷，在沒有妻室的因素下，和畬族通婚的結果。（註：中國 9bp 缺失的比例在苗瑤語群體中最高，特別是湖南廣西之間高達 30~50%，而中原漢族則維持在 10% 上下。畬族的比例為 15%，客家人雖比畬族稍高，但沒有顯著差異，而是明顯高於中原漢族。）

在中原漢語不斷影響下逐漸形成的<sup>14</sup>。

游文良(2002)所舉的213個現代畚話特徵詞、45個古畚話源於古壯侗語、25個古畚話源於古苗瑤語以及22個古畚話中不明來源的語詞中,以上四類,經筆者一一比較核對,發現每一類都有將近一半的語音結構和客家話有關係,限於篇幅,茲以為數最少的22個古畚話中不明來源的語詞為例,佐證筆者上述的觀點:

語詞	語音	語詞	語音	語詞	語音	語詞	語音
1.婦女	no <sup>6</sup>	2.穗	neu <sup>3</sup>	3.台階	lu <sup>6</sup> khət <sup>7</sup>	4.糞瓢	ci <sup>3</sup> kui <sup>1</sup>
5.曾祖	pha <sup>2</sup> 8	6.母(親)	ŋja <sup>3</sup>	7.樹頭	ey <sup>6</sup> koi <sup>1</sup>	8.肚子	tu <sup>3</sup> kiai <sup>3</sup>
9.眼睛	ŋjan <sup>3</sup> khi <sup>7</sup> 8	10.昨天 <sub>1</sub>	than <sup>3</sup> theu <sup>2</sup>	11.昨天 <sub>2</sub>	thəm <sup>6</sup> pu <sup>1</sup>	12.窗戶	khə <sup>1</sup> mun <sup>2</sup>
13.哇	ku <sup>3</sup>	14.箬籬	leu <sup>6</sup> phi <sup>6</sup>	15.開襠褲	la <sup>7</sup> 8 ci <sup>3</sup> hu <sup>1</sup>	16.花蕊	huo <sup>1</sup> neu <sup>3</sup> /yŋ <sup>3</sup>
17.有	ho <sup>1</sup>	18.拿	naŋ <sup>1</sup>	19.買、賣	uon <sup>6</sup>	20.躺	lien <sup>3</sup>
21.睡	hun <sup>2</sup>	22.拔	muən <sup>3</sup>				

以上語詞從語音對應的角度初步觀察,「糞瓢」、「曾祖」、「母親」、「昨天<sub>2</sub>」、「窗戶」、「哇」、「箬籬」、「開襠褲」、「拿」、「拔」等10個字和各地客家話相對應,若再加上贛方言,就超過一半了,有些語詞進一步深究,尚能看出源於壯侗語或苗瑤語的系統,藉此我們也許可以深入了解客畚和南方少數民族語言的承繼關係。

我們以「曾祖(父、母)」和「母親」這兩個前人曾探討過的稱

<sup>14</sup> 潘悟雲(2005:22-28)以客家話基本詞來自於「苗瑤語的祖先荊蠻語」(共19個)和「早期漢語借詞」(共12個)兩種類別說明客家話和瑤、畚的密切關係,並解釋這些共同特徵的來源有二:一、以「臭蟲」為例,若客家人真是從中原地區來的,為何放棄中原地區的固有詞「臭蟲」,轉而向荊蠻人(苗瑤族)借用?二、古代荊蠻人(苗瑤族)和北方漢人打交道,諸如「你、我、他、一、二、三、太陽、頭、手、吃」等核心詞是首要學習的(這裡也間接印證了為何核心詞容易被移借的原因),但像「臭蟲」這類出現頻率不高、也不影響一般交際的詞,是最容易被容易保留下來的。認為「原始客家話並不是中原地區的漢族移民帶到南方來的,而是當地的原住民荊蠻人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形成的混合語。」



謂詞<sup>15</sup>來看：畚話「曾祖父」叫[kuŋ<sup>1</sup> phaŋ<sup>8</sup>]，而「曾祖母」叫[a<sup>1</sup> phaŋ<sup>8</sup>]，游文良認為[phaŋ<sup>8</sup>]的來源待考，鄭張尚芳（2001）以浙南（景寧）畚話的「曾祖父」、「曾祖母」為例（唸法與游文良所調查的並無二致），認為與湖南江永話同根。我們想要進一步觀察客家話的「曾祖父」、「曾祖母」是否能與畚話、甚至是壯侗苗瑤語族連上關係，根據李如龍、張雙慶（1992）以及胡松柏（2013）所調查的 25 個客家方言點中<sup>16</sup>，「曾祖父」、「曾祖母」<sup>17</sup>的說法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曾祖父	公太 kuŋ <sup>1</sup> thai <sup>5</sup> 、太公 thai <sup>5</sup> kuŋ <sup>1</sup> 、公白 koŋ <sup>1</sup> phak <sup>8</sup> （河源、南康、太源）、阿太 a <sup>1</sup> thai <sup>5</sup> （連南、香港）、太太 the <sup>5</sup> the <sup>5</sup> （瑞金）、老爹 lau <sup>3</sup> tia <sup>1</sup> （龍南）
曾祖母	婆太 pho <sup>2</sup> thai <sup>5</sup> 、太婆 thai <sup>5</sup> pho <sup>2</sup> 、阿太 a <sup>1</sup> thai <sup>5</sup> （連南、揭西、香港）、阿白 a <sup>1</sup> phak <sup>8</sup> （河源）、太太 tha <sup>5</sup> tha <sup>5</sup> （武平）

從以上的語音可以看出「曾祖」輩這個稱謂詞，主要是[thai<sup>5</sup>]類，其次是[phak<sup>8</sup>]類，而[phak<sup>8</sup>]類可以和大多數的畚話對應，實際上[thai<sup>5</sup>]類在畚話裡也有方言點在使用，如：三明。然而，在中西裕樹（2003）所調查的海豐畚語裡，「曾祖父」稱[tsu<sup>5</sup> khɿŋ<sup>4</sup>]或[a<sup>1</sup> tsu<sup>5</sup> khɿŋ<sup>4</sup>]、曾祖母稱[tsu<sup>5</sup> phɿ<sup>4</sup>]或[a<sup>1</sup> tsu<sup>5</sup> phɿ<sup>4</sup>]，其中心詞不屬於上述兩類，倒是比較出乎意料的，像這樣的親屬稱謂詞照理來說應該比較不容易從別的語言裡移借過來，造成這樣的現象有兩種可能的解釋：其一、和當地強勢方言接觸程度深，後代子孫逐漸把本族詞轉換成了當地方言，如果真是如此，那還有什麼本族詞（或特徵詞）不能被替代或轉用呢？更遑論所謂的核心詞了。其二、一直以來就是這樣的稱呼，只是我們以

<sup>15</sup> 鄭張尚芳（2001）、羅美珍（2002）、潘悟雲（2002）、李如龍（2006）、鄧盛有（2010）等人都曾探討過。

<sup>16</sup> 這 25 個方言點分別是梅縣、翁源、連南、河源、清溪、揭西、秀篆、武平、長汀、寧化、寧都、三都、贛縣、大余、瑞金、于都、南康、龍南、尋烏、黃坳、大溪、太源、西河、陸川、香港，涵蓋了廣東、閩西、江西及廣西，其中江西的方言點較多是因為胡松柏（2014）所調查的方言點以江西境內為主。

<sup>17</sup> 胡松柏（2014）所調查的語詞中沒有「曾祖母」。



偏概全的認為使用「畚語」者應該像畚話或客家話那樣，該類語詞必須源自於苗瑤語或壯侗語。

接下來我們就來觀察苗瑤語和壯侗語對於「曾祖父」和「曾祖母」的說法：

### (一) 苗語、瑤族布努語<sup>18</sup>：

曾祖父	黔東苗語：qə <sup>5</sup> saŋ <sup>2</sup> ve <sup>2</sup> 、湘西苗語：phu <sup>1</sup> qə <sup>5</sup> 、川黔滇苗語：—、滇東北苗語：a <sup>3</sup> zoey <sup>4</sup> 、瑤族布努語：ka <sup>7</sup> ci <sup>8</sup>
曾祖母	黔東苗語：vu <sup>7</sup> saŋ <sup>2</sup> ve <sup>2</sup> 、湘西苗語：a <sup>1</sup> tha <sup>1</sup> 、川黔滇苗語：bo <sup>6</sup> lao <sup>4</sup> tsu <sup>3</sup> 、滇東北苗語：a <sup>5</sup> po <sup>1</sup> lao <sup>4</sup> 、a <sup>5</sup> tai <sup>7</sup> lao <sup>7</sup> 、瑤族布努語：ja <sup>8</sup> ci <sup>8</sup>

### (二) 瑤族勉語方言<sup>19</sup>：

曾祖父	勉：oŋ <sup>5</sup> thai <sup>5</sup> 、金門：tlau <sup>4</sup> ko <sup>5</sup> 、標敏：ba <sup>5</sup> ba <sup>5</sup> 、藻敏：vəŋ <sup>2</sup> kuŋ <sup>1</sup>
曾祖母	勉：ku <sup>5</sup> thai <sup>5</sup> 、金門：bo <sup>4</sup> ko <sup>5</sup> 、標敏：pa <sup>4</sup> ku <sup>5</sup> 、藻敏：vəŋ <sup>2</sup> pəu <sup>2</sup>

### (三) 壯侗語<sup>20</sup>：

曾祖父	武鳴：ta <sup>5</sup> ke <sup>5</sup> 、五色話：koŋ <sup>1</sup> thai <sup>4</sup> 、侗語：qoŋ <sup>3</sup> ma:ŋ <sup>6</sup> 、仫佬語：ma:ŋ <sup>6</sup> kəŋ <sup>1</sup> 、毛南語：kəŋ <sup>5</sup> ma:ŋ <sup>6</sup> 、水語：qoŋ <sup>5</sup> ka:u <sup>1</sup> 、拉珈語：koŋ <sup>3</sup> lou <sup>4</sup>
曾祖母	武鳴：jai <sup>1</sup> ke <sup>5</sup> 、五色話：po <sup>2</sup> thai <sup>4</sup> 、侗語：sa <sup>4</sup> ma:ŋ <sup>6</sup> 、仫佬語：ma:ŋ <sup>6</sup> pwa <sup>2</sup> 、毛南語：pa <sup>6</sup> ma:ŋ <sup>6</sup> 、水語：ja <sup>4</sup> ka:u <sup>1</sup> 、拉珈語：pa <sup>6</sup> lou <sup>4</sup>

就上面的苗語、瑤族勉語、壯侗語「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唸

<sup>18</sup> 引用詞彙為中央民族學院苗瑤語研究室（1987）所編《苗瑤語方言詞彙集》，瑤族布努語一般被歸類為苗語支。

<sup>19</sup> 引用詞彙為毛宗武（2004）所著《瑤族勉語方言研究》，瑤族勉語按照使用人口多寡一般分為四大類：勉方言（以江底話為主）、金門方言（以梁子話為主）、標敏方言（以東山話為主）、藻敏方言（以大坪話為主）。

<sup>20</sup> 引用詞彙為廣西壯族自治區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2008）所編《廣西民族語言方言音詞彙》。廣西境內的壯語使用人口最多的武鳴縣，「曾祖父」和「曾祖母」這兩個語詞唸法和其他地區（如平果、賓陽、賀州、上思、德保等）的壯語特別不同，然而這些地區的唸法卻又和三江侗語、雙寨仫佬語、環江毛南語類似。

法來看，[thai<sup>5</sup>]類在苗瑤語占有一定的比例，但[ma:ŋ<sup>6</sup>]類在壯侗語則占了多數，這不禁讓我們回到漢語系統裡的「太」，可用以尊稱輩分極高的長輩，如：「祖太」、「阿太」。客家話和部分苗瑤壯侗語的[thai<sup>5</sup>]類是否借用或共用了早期漢語的「太」，之所以用「借用」，是站在南方漢語的立場來看，透過和中原漢語的接觸，借用了「太」這個詞；而之所以用「共用」，則是站在上古漢語本來就是在南方的角度而言。

有趣的是，廣西南丹水語的「祖父」、「祖母」唸做[qoŋ<sup>5</sup> pa:k<sup>8</sup>]、[ja<sup>4</sup> pa:k<sup>8</sup>]，同屬水語的貴州三江卻無[pa:k<sup>8</sup>]的音，因此我們作了以下解釋：一、「混用」的現象，早期某些地區的人生活環境困苦、環境條件差，要能活到「三代同堂」實屬不易，所以只要有三代以上時，不管是「祖」輩或「曾祖」輩，就借用他族的語言，於是[thai<sup>5</sup>]類或[phak<sup>8</sup>]類就這樣「混用」了<sup>21</sup>；二、「借用」現象，誠如前面所言，[thai<sup>5</sup>]類多見於客家話、瑤族勉方言或極少數的畬話（三明）、苗語（湘西、滇東北）、壯侗語（五色話）方言區，站在「南方原住民語言逐漸被漢化」的結果，[thai<sup>5</sup>]類極有可能取代了[phak<sup>8</sup>]類，而大多數壯侗語維持[ma:ŋ<sup>6</sup>]類，就是未被漢化的結果；三、「同源」現象，若是假設上古漢語南方論，自然不難理解[thai<sup>5</sup>]類、[phak<sup>8</sup>]類和[ma:ŋ<sup>6</sup>]類的並存現象，因為上古南方漢語是多元的。

其次我們來看游文良（2002：458-489）認為 45 個古畬話和古壯侗語有同源關係語詞中，從客家話的角度觀察，22 個音近義合的語詞：

語詞	語音	語詞	語音	語詞	語音
1. 綢蓋	khom <sup>1</sup>	2. 窩	teu <sup>2</sup>	3. 蜘蛛	laŋ <sup>8</sup> khio <sup>2</sup>
壯侗語 <sup>22</sup>	kəm <sup>6</sup> /kom <sup>1</sup> /qam <sup>3</sup>	壯侗語	təu <sup>3</sup> /ndau <sup>3</sup>	壯侗語	tu <sup>2</sup> kja:u <sup>2</sup>

<sup>21</sup> 在臺灣客家話裡，四縣、海陸、南四縣音的高祖母「pho<sup>2</sup> phak<sup>8</sup>」使用[phak<sup>8</sup>]類，大埔音「tsu<sup>3</sup> pho<sup>2</sup> thai<sup>5</sup>」（祖婆太）則使用[thai<sup>5</sup>]類，此外，除詔安腔外，「thai<sup>5</sup> thai<sup>5</sup>」（太太）則拿來通指「高祖父母」，又使用[thai<sup>5</sup>]類，混用現象明顯，由於本文旨在探討「曾祖」輩，所以「高祖」輩暫時略而不論，未來可以繼續深入探討。

<sup>22</sup> 限於篇幅，本文不一一解釋各類壯侗語語音屬於哪個方言點，詳見游文良（2002:458-489）。

客家話 <sup>23</sup>	koi <sup>5</sup> /khiem <sup>2</sup>	客家話	teu <sup>5</sup>	客家話	la <sup>2</sup> khia <sup>2</sup>
4.青蛙	kiai <sup>3</sup>	5. (瓠) 瓜	(phaŋ <sup>8</sup> ) phiu <sup>2</sup>	6.浮萍	phieu <sup>2</sup> /phiu <sup>2</sup>
壯侗語	kje <sup>3</sup> /kwai <sup>3</sup>	壯侗語	pu <sup>2</sup>	壯侗語	piəu <sup>2</sup> /piu <sup>2</sup>
客家話	kuai <sup>3</sup>	客家話	phu <sup>2</sup>	客家話	phiau <sup>2</sup> /phiu <sup>2</sup>
7.外祖父	ta <sup>1</sup> kuŋ <sup>6</sup>	8.外祖母	ta <sup>1</sup> phə <sup>2</sup>	9.頭	theu <sup>2</sup> na <sup>6</sup>
壯侗語	koŋ <sup>1</sup> ta <sup>1</sup>	壯侗語	me <sup>6</sup> tai <sup>1</sup>	壯侗語	na <sup>2/3</sup> <small>凶門、額頭、臉</small>
武平、長汀	ta <sup>1</sup>	客家話	tɕia <sup>3</sup> phə <sup>2</sup>	客家話	theu <sup>2</sup> na <sup>2</sup>
10.口水	hu <sup>1</sup> lən <sup>2</sup> sui <sup>3</sup>	11.乳房	nen <sup>3</sup>	12.小腿	kyə <sup>7</sup> pi <sup>3</sup> nəŋ <sup>2</sup>
壯侗語	mjai <sup>2</sup> /lai <sup>2</sup>	壯侗語	num <sup>2</sup> /nəm <sup>2</sup>	壯侗語	naŋ <sup>3</sup> /nəŋ <sup>3</sup>
客家話	heu <sup>3</sup> lan <sup>1</sup>	客家話	nen <sup>5</sup>	客家話	kiok <sup>7</sup> naŋ <sup>2</sup> tu <sup>3</sup>
13.玩耍 <sub>1</sub>	lau <sup>2</sup>	14.玩耍 <sub>2</sub>	kau <sup>1</sup>	15.尋、討	lo <sup>1</sup>
壯侗語	liu <sup>6</sup> /tha <sup>44</sup> zau <sup>44</sup>	壯侗語	kau <sup>2</sup> /ko <sup>1</sup>	壯侗語	ra <sup>1</sup> /la <sup>6</sup>
客家話	liau <sup>6</sup>	客家話	ka:u <sup>3</sup>	長汀、連城	lo <sup>1</sup>
16.討娶	lo <sup>1</sup>	17.坐	tsho <sup>1</sup> /tsoŋ <sup>3</sup>	18.吻	tɕip <sup>7</sup>
壯侗語	ʔau <sup>1</sup>	壯侗語	naŋ <sup>6</sup> /tsoŋ <sup>3</sup> <small>黎語</small>	壯侗語	tsup <sup>7</sup>
西河、陸川	lo <sup>1</sup> /lo <sup>2</sup>	客家話	tsho <sup>1</sup>	客家話	tɕim <sup>1</sup> /tsip <sup>7</sup> <small>秀</small>
19.拉(尿)	oŋ <sup>7</sup>	20.摔、扔	hit <sup>7</sup> /ɕiet <sup>7</sup>	21.躲藏	mit <sup>7</sup> /kho <sup>3</sup> /piaŋ <sup>1</sup>
壯侗語	ʔo:k <sup>7</sup> /ʔo <sup>5</sup>	壯侗語	vit <sup>7</sup> /ɕit <sup>7</sup>	侗壯語	ʔdo <sup>3</sup> /ləp <sup>7</sup> /met <sup>7</sup> <small>臨高</small>
客家話	o <sup>1</sup> /ou <sup>1</sup> /ŋv <sup>1</sup> <small>寧</small>	客家話	fit <sup>8</sup> /vit <sup>8</sup>	客家話	khəŋ <sup>5</sup> /piaŋ <sup>1</sup>
22.天亮	hau <sup>6</sup>				
壯侗語	ha:u <sup>1</sup> /xau <sup>1</sup>				
大余	ho <sup>1</sup>				

首先我們要釐清的是，有些音也許找得到本字，例如：「鍋蓋」的本字可能為「𦉳」、「窩」的本字為「竇」、「瓜」的本字可能為「瓠<sup>24</sup>」、

<sup>23</sup> 欄內若只寫客家話則代表臺灣客家話或大部分客家話的語音，若有特別寫出方言點，代表該方言點有此說法，其他客家方言點則不確定有無。

<sup>24</sup> 事實上游文良(2002:467-469)已提到「瓠」是匣母字，古匣母字在客家話裡不會讀成雙

「浮萍」的本字為「藻」<sup>25</sup>、「口水」的本字可能為「涎」、「乳房」的本字可能為「乳」或「奶」<sup>26</sup>、「拉（尿）」的本字可能為「屙」、「擗」、「扔」的本字可能為「拂」，本文重點不是探討、搜尋這些語音的本字，故不在此一一討論，縱使這些詞有本字可尋，並不代表這些語音一定是從中原漢語系統裡借來的，如「藻」字即為南方漢語系統的代表字。

其次，上述 24 個詞裡，游文良（2002）認為「窩」、「蜘蛛」、「青蛙」、「瓜」、「外祖父」、「頭」、「乳房」、「小腿」、「玩耍<sub>1</sub>」、「尋、討」、「娶」、「擗、扔」、「天亮」是「客家話由古畬語融入，源於古壯侗語系統的」，筆者認為若從「客家人主體源自於畬、畬源自於苗瑤」的假設，本文大致同意這樣的觀點，並認為除此之外，還有「繡蓋」、「口水」、「玩耍<sub>2</sub>」、「坐」、「吻」等字或與可能的本字在聲、韻、調或意義上不合，而可能「源自於苗瑤壯侗系統」。

至於畬話的「躲藏」一詞，在畬話（人）躲與藏（物）是不一樣的，大部分地區都還分得很清楚「藏物」[khɔŋ<sup>3</sup>]（只有順昌唸 pian<sup>1</sup>），至於「人躲」，多處方言點則出現混用現象（如：三明、順昌、麗水、豐順），這和客家話「藏物」、「人躲」皆已混用不分較為不同，但和瑤族勉方言無論「藏物」或「人躲」都唸[pi:ŋ<sup>5</sup>]一樣，所以無論是「藏物」或「人躲」，客家話和畬話都源自於苗瑤壯侗語無誤。

最後，第 8 個「外祖母」特別列出來不是因為畬客語音相同，反而是畬話內部呈現了極大的不一致性，根據游文良（2002：314）的調查，13 個方言點中就有 7 種說法，這也說明了親屬稱謂在畬話中的不一致性以及來自於不同源頭的現象，所幸大致都可以看出其所源自的語言。客家話「外祖母」唸[tɕia<sup>3</sup> pho<sup>2</sup>]，雖然和畬話 13 個方言點沒

---

唇音，所以客家話的 phu<sup>2</sup>、畬話的 phiu<sup>2</sup>，都不是中原漢語系統裡的詞。

<sup>25</sup> 李如龍、張雙慶（1992:485-514）、鄧曉華（1999:42-49）、游文良（2002:469-470）、潘悟雲（2005:18-29）對「藻」字有大同小異的解讀。

<sup>26</sup> 歐陽覺亞（1993）、游文良（2002:478-479）、謝留文（2003:100-108）、甘甲才（2010:286-289）都撰文討論過。

有對應，但畚話的「祖母」在景寧、麗水、龍游、潮州、豐順唸[tɕia<sup>3</sup>]、[tsa<sup>3</sup>]或[tʃa<sup>3</sup>]，海豐畚語的「外祖母」也稱[tsia<sup>5</sup> phy<sup>4</sup>]而江西龍南、尋烏、銅鼓、大溪的「祖母」、南康、龍南、黃坳、銅鼓的「外祖母」都有[tɕia<sup>3</sup>]這個詞根，其他地區也是，若將[tɕia<sup>3</sup>]的本字想成「姐」，「姐」在上古都是指稱母親，無法解釋如何變成「祖母」。林清書（2006）為此寫了一篇文章探討這個問題，認為[tɕia<sup>3</sup>]源於部分壯侗語的「祖母」、「外祖母」的詞根[ja<sup>6</sup>]，所以不管是「祖母」、「外祖母」，客畚的[tɕia<sup>3</sup>]是源自壯侗語，而非中原漢語的。

除了 22 個古畚話源於古壯侗語以及至少 10 個古畚話中不明來源的語詞與客家話有直接語音對應的關係外，我們最後來看 25 個古畚話源於古苗瑤語中，和客家話有語音對應關係的 13 個詞：

語詞	語音	語詞	語音	語詞	語音
1. 嬰兒	ku <sup>6</sup> ha <sup>3</sup>	2. 穿山甲	lyŋ <sup>2</sup> kap <sup>7</sup>	3. 蒼蠅	phan <sup>6</sup> mun <sup>2</sup> phaŋ <sup>6</sup> muŋ <sup>2</sup>
苗瑤語 <sup>27</sup>	ŋa <sup>7</sup> /ku <sup>2</sup> ŋa <sup>4</sup>	苗瑤語	liɔŋ <sup>2</sup> gan <sup>7</sup> la <sup>6</sup> li <sup>6</sup>	苗瑤語 畚語	maŋ <sup>4</sup> lihe <sup>5</sup> muŋ <sup>4</sup>
客家話 <sup>28</sup>	o <sup>1</sup> ŋa <sup>1</sup> e <sup>3</sup>	客家話	lien <sup>2</sup> li <sup>1</sup>	客家話 醴陵	vu <sup>1</sup> in <sup>2</sup> maŋ <sup>1</sup> e <sup>3</sup>
4. 臭蟲	kɔŋ <sup>1</sup> phui <sup>1</sup> ku <sup>1</sup> pi <sup>1</sup>	5. 絲瓜	nam <sup>2</sup> tɕi <sup>6</sup>	6. 缸	pho <sup>6</sup> /pha <sup>6</sup>
苗瑤語 畚語	pi <sup>1</sup>	苗瑤語	lai <sup>1</sup> dzei <sup>5</sup>	苗瑤語	kaŋ <sup>1</sup> po <sup>8</sup>
客家話	kon <sup>1</sup> pi	秀篆 長汀	lon <sup>6</sup> tsei <sup>5</sup> lū <sup>1</sup> tsie <sup>2</sup>	客家話	phaŋ <sup>5</sup>

<sup>27</sup> 限於篇幅，本文不一一解釋各類苗瑤語語音屬於哪個方言點，詳見游文良（2002:458-489）。

<sup>28</sup> 欄內若只寫客家話則代表臺灣客家話或大部分客家話的語音，若有特別寫出方言點，代表該方言點有此說法，其他客家方言點則不確定有無。

7.帽子 <sup>29</sup>	tsan <sup>6</sup>	8.玩耍	tɕyøŋ <sup>3</sup> lau <sup>2</sup>	9.提	k <sup>h</sup> ɔŋ <sup>6</sup> /k <sup>h</sup> uaŋ <sup>6</sup>
苗瑤語 畬語	tɕaŋ <sup>3</sup> mo <sup>1</sup> tsan <sup>5</sup>	苗瑤語	ɛ <sup>5</sup> tsaŋ <sup>3</sup> dza.ru <sup>6</sup>	苗瑤語 畬語	khan <sup>7</sup> <sub>標敏</sub> nqaŋ <sup>5</sup> <sub>川黔滇</sub> khy <sup>3</sup> /khwan <sup>3</sup>
客家話	tsan <sup>1</sup> mo <sup>5</sup>	客家話 饒平	liau <sup>6</sup> /kau <sup>3</sup> soŋ <sup>3</sup>	客家話 <sup>30</sup> 秀篆、武平	khuan <sup>6</sup> khuan <sup>6</sup> /kvaŋ <sup>5</sup>
10.娶	thu <sup>6</sup> /lo <sup>1</sup>	11.抱	tshəm <sup>3</sup>	12.忘記	thap <sup>7</sup> mion <sup>2</sup> that <sup>7</sup> ŋyøŋ <sup>2</sup>
苗瑤語	thu <sup>3</sup>	苗瑤語	tɕham <sup>1</sup>	苗瑤語	noŋ <sup>3</sup> ta <sup>5</sup> ŋuŋ <sup>3</sup>
秀篆、詔安 西河、陸川	thu <sup>3/5</sup> /thu <sup>3</sup> lo <sup>1</sup> /lo <sup>2</sup>	秀篆	tsham <sup>3</sup>	客家話	thiam <sup>1</sup> moŋ <sup>5</sup> thiam <sup>1</sup> pion <sup>5</sup>
13.跟、和	naŋ <sup>1</sup> /nuŋ <sup>1</sup> /na <sup>1</sup>				
苗瑤語	naŋ <sup>6</sup> /na <sup>6</sup>				
長汀、武平	na <sup>1</sup>				

「臭蟲」，一般客家話稱[kon<sup>1</sup> pi<sup>1</sup>]、[kɔŋ<sup>1</sup> pi<sup>1</sup>]長汀、[kueŋ<sup>1</sup> phi<sup>1</sup>]武平、或[ku<sup>1</sup> pi<sup>1</sup>]翁源、連南、這個基本詞是目前學者們討論最多的詞彙之一，其討論焦點除了它是客畬苗瑤（壯）<sup>31</sup>共有的特徵詞外，目前亦找不到真正的本字<sup>32</sup>。不過以往討論的重心都在「pi<sup>1</sup>」這個中心詞上，鮮少

<sup>29</sup> 無論是畬話、苗瑤語、畬語或客家話「tsan」的音應該都是來自於「氈帽」的「氈」。

<sup>30</sup> 臺灣客家話的「提」寫成「擻」，但「擻」的本義是「穿」。《左傳·成公二年》：「擻甲執兵，固即死也。」唐·韓愈〈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上言酒味酸，冬衣竟未擻。」（引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

<sup>31</sup> 廣西融水五色話（屬壯語一支）唸[pe<sup>1</sup>]，但因所屬環境是苗族自治縣，亦有可能受苗語影響。

<sup>32</sup> 不管是李如龍、張雙慶（1992：491）所認為的「乾蜚」，或是《漢語方言詞彙》（北大中文系 1995）所認定的「乾蜚」，還是臺灣教育部客家語常用詞辭典所使用的「蛄蜚」，都有聲母、聲調或意義不合的情形，雖然「蜚」在說文解字裡也解釋成「臭蟲」，但客家話

有人討論「kon<sup>1</sup>/kɔŋ<sup>1</sup>/kueŋ<sup>1</sup>/ku<sup>1</sup>」這個音，我們從瑤族勉語帶有「keŋ<sup>1</sup>」這樣昆蟲類詞綴的動物詞彙以及長汀、武平等存古語音的方言點，也許就不難發現，「kon<sup>1</sup>/kɔŋ<sup>1</sup>/kueŋ<sup>1</sup>/ku<sup>1</sup>」應該就是昆蟲類詞綴的語音演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游文良（2002：273）所記錄的13個畚話方言點，只有羅源、貴溪、潮州和豐順還保留這樣的唸法，其他9個方言點都唸成[mui<sup>1</sup> set<sup>7</sup>]，應與閩語有關。

接下來我們來看客家話、畚話的基本詞「玩耍」和苗瑤壯侗語的關係<sup>33</sup>：

詞彙 方言	畚話	畚語	瑤族 勉方言	瑤族 標敏方言
玩	lau <sup>2</sup>	a <sup>1</sup> niu <sup>6</sup>	dza.u <sup>6</sup>	dza <sup>4</sup>
粵語	壯語	毛南語	布依語	苗語 <sup>34</sup>
liu <sup>6</sup> /lau <sup>4</sup> <sub>台山</sub>	ku <sup>6</sup> ɕam <sup>2</sup> /liu <sup>6</sup>	ka.u <sup>2</sup>	ko <sup>4</sup> tsam <sup>2</sup>	tei <sup>3</sup> tsa <sup>4</sup> /ɛ <sup>5</sup> loŋ <sup>6</sup>
拉袂語	彝語	水語	布努語	佯語
gu <sup>3</sup>	gu <sup>21</sup>	qha <sup>o</sup> ʔna <sup>1</sup>	ðu <sup>6</sup> ʔa <sup>3</sup>	kleh

「玩耍」一詞，客家話有兩種語音形式，一種是比較「動態」的遊戲、玩耍：搞[kau<sup>3</sup>]，另一種則是比較「靜態」的休息、休閒、聊天、玩耍：寮<sup>35</sup>[liau<sup>6</sup>]，兩種語音所使用的漢字本義都沒有「玩耍」的意思，然而，在瑤畚語及其他南方少數民族語言裡頭所呈現的語音對應，實在令人玩味：從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客家話的「搞」[kau<sup>3</sup>]、「寮」[liau<sup>6</sup>]和南方少數民族語言的詞彙在語音上是對應起來的，這樣的對應也使我們可以直接印證班詔（2006：63）在「關係詞」一文中關於「同義詞系統」的「缺乏才借」原則（原文略），所以客家話的「搞」[kau<sup>3</sup>]與「寮」（𪗇）[liau<sup>6</sup>]都是源自於南方少數民族語言的。

所指的是「會吸血的臭蟲」，且「蜚」字是唸上聲的情況下才是名詞，唸陰平的是動詞。

<sup>33</sup> 以下有關客家話「搞、寮」（玩）的部分內容已收錄於《在地、南向與全球客家》（2017：431-433）。

<sup>34</sup> 苗語的[ɛ<sup>5</sup> loŋ<sup>6</sup>]讓我們想起六堆客家話常出現大人間的對話：「去哪 loŋ<sup>6</sup>啊？」或「出去 loŋ<sup>6</sup>



「正來寮」是臺灣客家話最具代表性的句子，其中「寮」字又是生活中最基本、最常用的詞彙，在Swadesh的200核心詞中雖然不是列在前100核心詞，但如果從客家人的觀點來看，「寮」字一定能取代某些詞彙而放進前100核心詞裡，若單獨以此字的音而言，向少數民族借用的可能性不大，「玩」字自古即有，「耍」字又是方言詞，「來自中原」的客家人完全不用，用的反而是南方少數民族的[liau<sup>6</sup>]和[kau<sup>3</sup>]，就這一個例子，實在值得我們好好思索「語源」與「來源」的問題。雖然有學者認為[liau<sup>6</sup>]是借自畚族語言，但還必須思考到「搞」與「寮」並無其他「同義詞」取代的問題。所以客家話的[liau<sup>6</sup>]是借自於畚語，或是與畚語同源，地位極其重要，當然還要再加上若干語言材料的支持及不同領域的證據，相信真相就會越來越清楚。

練春招（2002：62）曾以「嫖」（今音：liau<sup>2</sup>）古有三個聲調，分別為平聲（落蕭切）、上聲（力小切）、去聲（力吊切），以及《廣韻》平聲蕭韻落蕭切：「嫖，相嫖戲也。」《集韻》蕭韻：「嫖，相戲。」為憑，認為「嫖」是客家話「liau<sup>6</sup>」的本字，並否定「嫖」、「聊」等字的可能性（音義皆不合）。我們根據「嫖」唸平聲才是「相戲」（玩耍），唸去聲時未必也有玩耍之義<sup>36</sup>，以及客家話本義為「休息」的意思，對「嫖」為「liau<sup>6</sup>」的本字持保留態度。

藍雪霏（2002：66）指出嫖歌畚語唸作[lau] [ko]，「嫖」就是玩

---

loŋ<sup>6</sup>啊，雖然用「浪」字來取代並無不可，但意義上還是有一點點不那麼貼切，[loŋ<sup>6</sup>]的意義比起「搞」、「寮」是較漫無目的的遊憩、閒晃，客家話內部後來是不是有演變，值得探討。

<sup>35</sup> 有關「寮」字在臺灣客家學界與民間已討論許久，直到現在都找不到音義完全皆合的本字，「寮」也只是現階段的替代用字，在大陸也一直使用俗用字「嫖」字或「嫖」，目前練春招所考的「嫖」字（2002：62）以及徐貴榮解釋的「寮」字延伸義 2016：307，原文見（2008：147-162）是比較值得再深入探討的，但最終不是音不合就是義不合，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此詞彙和現今北方漢語無關，和南方少數民族語言似乎有同源關係。本文暫以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的「寮」字做代表。

<sup>36</sup> 根據《康熙字典》（2002：208）所記錄的去聲，說明此音用在揚子《方言》：青徐之間謂好為嫖。又女名。《前漢·西域傳》馮夫人嫖，漢宮人也……。

的意思，鬍歌是畚族於閒暇或節日期間與外地異性對歌的原稱。也證明了客家話的[liau]就是畚語的[lau]，音義完全符合，「搞」[kau<sup>3</sup>]與「寮」[liau<sup>6</sup>]此二音的聲母演變大致是：\*g -> k-、\*dz- > l-。

鄧曉華（1999：45）指出以梅縣為粵東代表方言點、長汀、連城為閩西代表方言點的「玩耍」、「開玩笑」都是[kau<sup>3</sup>]、[liau<sup>6</sup>]的演變音，該文從苗語、畚語、布努語、毛南語、侗語、水語、傣語、臨高語、黎語、壯語的語音映證了語音對應的同源關係，這和我們從粵東、閩西、贛南客家話、粵方言都發現這樣的一致性如出一轍（但和贛方言、閩方言不同），可見客家話這個詞彙不僅出現得很早，和苗瑤壯侗的同源關係也很深。

關於[kau<sup>3</sup>]的語音，鄧盛有（2007：191）在侗台語中也找到相對應的詞彙：「玩耍」毛南語說kau<sup>2</sup>，侗語說ko<sup>1</sup>。認為「客家話此詞音義與侗台語相對應，應屬於來自侗台語的底層詞。」從鄧曉華（1999）、鄧盛有（2007）的研究，我們發現，從事客家方言（或漢語南方方言）與苗瑤壯侗語（或南方少數民族語言）比較的研究者，可以各自從不同語料、不同來源、不同面相來印證相同的一個「語言事實」。

### 三、「客」、「畚」族稱來源新解

#### （一）「sa<sup>2</sup>」（人）的來源新解

客家話指稱「人」，如一「sa<sup>2</sup>」（一人）、兩三「sa<sup>2</sup>」（兩三人）或大人「sa<sup>2</sup>」（長輩），在臺灣用「儕」來表示，在大陸則用「畚」（揭西、秀篆），「儕」的意思是「同輩、同類的人」，就意義上勉強說得通，但就語音的韻母實在無法說得過去，蟹攝字「ai」韻讀成「a」韻是很勉強的，因此羅肇錦（2016）從語言的角度論證「畚」應取代「儕」，「畚」是人的意思，義雖合，但同樣會遇到聲母或聲調不合的問題<sup>37</sup>，

<sup>37</sup> 實際上朱希祖為羅香林（1933）寫序時就已深入探討「畚」字讀音的演變及不同地方唸法，

就我們所知，現今的「畬」族，其字乃是經過好幾次的轉化而來，由於只有「畬」字見於古典籍，其餘的「畬」、「峯」或「從人從番的畬」皆為俗字，若硬是要從漢語音義的角度去討論，恐怕會失去討論的重心，以下就以「畬」、「畬」及「峯」字作為討論的焦點：

「畬」民、「峯」民的稱呼一般認為最早見於南宋末年劉克莊的《漳州諭畬》<sup>38</sup>：「畬民不悅（役），畬田不稅，其來久矣」、「余讀諸畬款狀，有自稱盤護孫者。」與文天祥《知潮州寺丞東岩先生洪公行狀》：「潮與漳、汀接壤，盤寇、峯民群聚……。」以上史籍所指的「畬」民與「峯」民都是同一民族，不同的是，前者是福建漳州一帶的畬族，後者則是廣東潮州一代的畬族《畬族簡史 2008：9-12》。

然而，春秋時代即出現的「畬」字（余+田）與現今中國正式公佈的「畬」（余+田）族、廣東漢族的俗字「峯」，在音和義上都有所不同，仔細推敲，「畬」（余+田）的音表面上似乎無法對應目前臺灣各腔等同於「人」義的[sa<sup>2</sup>]，因為「畬」為書母，式車切，其音應唸成陰平的[sa/ja]，與臺灣客家話的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各腔實際所唸的陽平調有聲調的扞格。而「畬」（余+田）與「峯」又都是俗字，加上《廣韻》裡並無平聲和上聲的[sx]，故「一 sa<sup>2</sup>」（一人）的[sa<sup>2</sup>]，嚴格說來，並無本字。

### 1. 畬（余+田）、畬（余+田）與峯之音與義異同處

一般研究論及畬族的形成與源流時，都不會刻意探討「畬」與「畬」、「峯」在音或義上的不同，大多延續清朝古籍所云<sup>39</sup>：峯又作

---

今天臺灣四縣音讀 tchia<sup>2</sup>，海陸音讀 cia<sup>2</sup>，與當時的興寧讀如「斜」，又浙江雲和讀如「蛇」，實為一音之轉，我們認為今「畬」字（實為「畬」的俗字，不見於字典）不能從漢語音韻的角度去考究，而是要從各地的讀音去推敲，所以本文實際上仍贊成羅肇錦的主張，認為「畬」可以取代「儕」。

<sup>38</sup> 謝重光（2001:148）認為實則不然，最早應見於王象之的《輿地紀勝》卷「梅州」條，下文將詳述。

<sup>39</sup> 如《巳齋瑣錄》、《興寧圖志考》、《廣東通志》……等。

畬，土音讀斜，「畬」有刀耕火種之義，「峯」則側重居住形式，意即在山間搭棚居住之人。

### (1) 畬：

南宋時期劉克莊的《漳州論畬》大概是對早期畬族他稱的濫觴。謝重光（2001：149、2002：33）則提出唐末衡山玄泰禪師所作的《畬山謠》中說的「畬山兒」，特指衡山一帶一種燒山種畬、移徙不定的山民，當時就已經有了特定族稱的意味了。從上述內容可以了解，當時對「畬」的定義，是指「燒山種畬、到處遷徙」的「山人」，但我們必須要有所認知的是，當時在衡山的「畬山兒」未必是畬族的先民，因為早期住在山上的居民，大多是用這種方式來耕種的，舉世皆然。

### (2) 畬：

此字未見於史書古籍中，一般認為是「畬」的俗字，然此二字皆為形聲字，正字從「田」，「余」聲，且「畬」字有兩讀：一為[y<sup>2</sup>]（讀如余），其義為「開墾過二年的田地」。《說文解字》：「畬，二歲治田也。」另一為[sɿ<sup>1</sup>]（讀如奢），其義為「用火燎原而後種植的耕作方式」或「待火耕的荒田」。晉·陶淵明·和劉柴桑詩：「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畬。」唐·劉禹錫·竹枝詞九首之九：「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都說明了「刀耕火種」的特性。

然「畬」字從「田」，「余」聲，若按一般認為此字為「畬」之俗字讀作[sɿ<sup>1</sup>]，會和粵方言、客家話的聲調不同，筆者認為若為「余」聲，則應唸作[sɿ<sup>2</sup>]，如此一來，可對應到粵、客方言的陽平調，浮雲（1905：11）在《畬客風俗》解畬字、朱希祖在1933年為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寫的序，都可清楚看見此俗字的讀音是讀如蛇或斜音，而廣東興寧讀如「斜」、浙江雲和讀如「蛇」，乃一音之轉。

### (3) 峯：

粵東漢人所用的俗字，從「山」從「大」，「車」聲，唸作[sɿ<sup>2</sup>]，

表示近山的地方。謝重光（2001：149）指出王象之的《輿地紀勝》中已正式提到了梅州的「山客峯」：「菱禾，不知種之所自出。植乾自熟，粒粒粗糲，間有糯。亦可釀，但風味不醇。此本山客峯所種，今居民往往取其種而蒔之。」並推測其年代早於劉克莊的《漳州諭畬》約半個世紀，故此俗字目前最早出現於南宋時期。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提到：「粵人以山林中結竹木障覆居息為峯，故稱徭所止曰峯。」李調元的《卍齋瑣錄》卷三亦提及：「峯音斜，近山之地曰峯。」中國南部不少地名以「峯」命名，因為地形近山之故。如香港的大峯峒、禾峯（因地處傾斜的禾田而得名，山腰上的是「上禾峯」，山麓的是「下禾峯」）、廣東省的大峯坳、坪峯、留峯村、下峯等。

「峯」古通「畬」（亦作「畬」），皆是一個少數民族的名稱，居住在中國廣東、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的山區，如廣東潮州鳳凰山便有畬族人居住。「畬民」、「峯民」即畬族的族人。峯族人靠山而居，精於製作上品茶葉，有播茶、唱山歌的風俗，清屈大均《廣東新語·食語·峯物》：「永安、羅坑一帶多峯物，其茶尤善。」<sup>40</sup>

是故，粵方言讀作陽平調的[se]，與蛇、佘、畬等字同音，其韻母[e]與客家話的[a]是對應的，「峯」雖為俗字，但其聲韻調俱合。

其次，福建的羅源、三明的畬族在語音上保留較為存古的音，根據游文良（2002：32-33）的說法，隸屬於閩東區和閩中區的羅源、三明等地的畬語方言受當地漢語方言的影響比其他方言區都小，保留的古代、近代畬語成分也比其他方言區多。我們從這兩座山城中的畬族鄉來看，在地理位置上都有著制高、群山環抱的特點，說明其語言保留古代畬語語音可能性的確較大，此外，從這兩地的鼻音、塞音韻尾也可略知一二：羅源、三明只有-ŋ和-ʔ，以「山」為例，羅源讀[la<sup>1</sup>]、三明讀[san<sup>1</sup>]，其他方言點都讀做[san<sup>1</sup>]，說明畬族早期的山唸成\*la<sup>1</sup>應無誤，根據浙江畬族雷陣鳴、雷法全的唸法也是[san<sup>1</sup>]，所以「山哈」

<sup>40</sup> 引自漢語多功能字庫，粵語「峯」字解。

從他們口裡唸出來的是[san<sub>44</sub> ha<sub>25</sub>]，唸快一些，自然形成連音，也就變成了[sa]，其實持類似這種說法的早就大有人在：徐規在 1962 年時即提出了：

總之，不管是側重於居住形式的「峯」字或著眼於農耕技術的「畬」字，都與畬族人自稱為「山客」(shan-ha)有關係，因山和「奢」音相近，而「山客」兩字急讀和奢音不遠。

經考證「畬」與「畬」及「峯」字，漢字「畬」固然在聲母與聲調上不合臺灣各腔的唸法，而俗字「畬」與「峯」也只在聲調上解決了一半的問題，在聲母上仍然無法突破，主要在於俗字並無正確的反切音，但吾人認為，正因為如此，以當時強勢的粵東方言讀「峯」字都無舌葉音時，借自粵東方言的客家話，自然也不讀舌葉音，若真要找到形音義皆近的字，吾人認為「峯」字為最好的選擇，既可表示當時粵東漢人對畬族在山上居住形式的描寫，同時又有「人」的意思，只可惜此俗字在電腦裡打不出來，所以退而求其次，以「畬」字來取代。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四·食語》：「永安、羅坑一帶多峯物，其茶尤善，又以洪峯所種為善，往時貴寶峯積五六十年，而變今最貴洪峯茶云。」裡頭「洪峯」的「峯」就是「人」的意思，同時也是對畬族的稱呼。

朱希祖為羅香林（1933）作序時亦談到：「余按廣東興寧讀畬如斜，浙江雲和，讀畬如蛇，皆為今韻麻部之字，廣韻則斜入麻韻，蛇入歌韻，其音本近……蓋同為一音之轉變，且畬字廣韻今韻同入魚部，而又同入麻部……至宋以後，則興寧讀畬若斜，雲和讀畬若蛇，則變之又變，然總不離其宗也，至自形之變為峯為（入番），由賒變為賒，茶變為茶，衡之六書，所謂無以下筆者也。」<sup>41</sup>

<sup>41</sup> 羅香林在為近代客家開啟研究之路以先，身為歷史學家、國學家，又是羅香林岳父的朱希祖提醒作者可以從「畬」與客的關係著手，同時也深入的帶我們觀察「畬」字、音的演



## (二)「客」的來源新解

現今臺灣約莫 65 歲以上的客家人，在自稱上，都習慣說「客人」，這並非「客家人」的簡稱，而是原本「客家先民」的自稱<sup>42</sup>，羅肇錦（2012）曾為此追溯了「客人」與「客家人」的分野年代，約莫就是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撤遷來臺之時，所以「客家人」的稱呼是從大陸帶過來的，因為是官方對客家人的稱呼<sup>43</sup>，所以久而久之，這樣的他稱自然而然地成為自稱了。這種情況跟畚族十分類似，畚族本來自稱「山哈」、「山達」或「山客」，而「畚」則是他稱，這種他稱的解釋在學界有兩種說法：其一、根據此一民族耕作的特性——「刀耕火種」所取的，然而有學者不以為然，認為全中國甚至世界上住在山上的民族幾乎都是用此種方式耕作的，為何只有他們被稱為「畚」，於是乎，就有了另一番解釋：其二、「畚」為「山哈」連讀（或急讀）所形成的音，前面已略有論述。而「哈」不管在廣東蓮花、羅浮的山區的畚族或是在雲南的哈尼族都是「山」的意思，只是現在大多數的畚族人早已忘記或根本不知道原來「哈」字所記錄的音，其實就是古畚語「山」的意思，這種情況跟客家人的「客」完全一樣。

從早期的「客而家焉」<sup>44</sup>、「主戶、客戶」、「本貫主義」、「方言主義」一直到羅肇錦「客」的名稱源自於畚族的自稱——「山哈」的「哈」，

變，後來還研究到畚與瑤的同源關係，本文暫略不論。

<sup>42</sup> 有關「客家」一詞最早見於哪一本文獻，目前筆者看到的是尚文評（2011：15-21）根據劉麗川（2002：13-15）的資料，主張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屈大均所著的《永安縣次志》（今廣東省紫金縣）為最早出現的「客家」，卷十四《風俗志》描述道：「……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讀誦，勤會文。富者……」雖然作者又引《入永安縣記》（同為屈大均於康熙二十六年所著）說明「秀氓」並非指「客家」，也認為當時的「客家」是相對於「土著」而言，但我們認為值得深入探討的地方尚多，且此「客家」是他稱，約莫同一時期自粵東來臺的「客家先民」，其自稱應仍為「客人」，表示「客家」這個他稱一方面未全面流行於粵東，二方面未成為特定族群的稱呼。

<sup>43</sup> 民間的閩南人對客家人的稱呼仍是「客人仔」，並沒有「家」字。

<sup>44</sup> 如前所述，既然客家人早期的自稱是「客人」，就不會有「客而家焉」這樣望文生義的闡述了。



這種從語言的角度出發，並以其他領域的研究成果論證「客的前身是畬」，直白地說，就是「客家先民的主體是來自於閩粵贛山區的畬族，而非中原南來的漢人」<sup>45</sup>。

### 1. 客家、畬族、瑤族的自稱與他稱

今稱	客家	畬族 (99%)	畬族 (1%)	瑤族(以粵北為例)
自稱	客人 <sup>46</sup>	山哈、山達、山客	ho <sup>22</sup> ne <sup>53</sup> (活聶)、瑤人	mjen <sup>31</sup> (ju <sup>31</sup> mjen <sup>31</sup> )、dzau <sup>54</sup> min <sup>54</sup>
半自/他稱	夏家		瑤家	(勉、門、敏、曼)
他稱	客民、粵民、客家	畬客、畬民	峯客、畬客、畬瑤、山客峯	畬瑤、瑤族
蔑稱	狃佬、客(犬部)家	蠻僚、峒蠻、峒僚	和蠻	莫瑤、瑤族(瑤之名起於唐)

### 2. 客／客家源自於山哈的可能性

羅美珍在 1980 年曾發表了一篇〈畬族所說的客家話〉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因為從語言角度的論證和畬族的民族認同產生了很大的差異，到了 2013 年，有了一些修正，但這樣的修正並不完全是畬族同胞的民族認同使然，如同文章中所陳述的：「一些自稱為『山客』或『畬』的畬族，出於對本民族熱愛的情感，難以接受他們所說的話屬於客家話，他們根據聽不懂或鄰近的漢語方言而認為畬族有自己獨立的語言。我們能夠理解他們的這種感情。但是語言定性和劃分歸屬畢竟屬於語言科學範疇，作為語言科學工作者只能根據語言事實說話。現今不同地區畬族所說的話和當地漢語方言或客家話有所不同，要做

<sup>45</sup> 有關於「畬客同源」相關文章見於羅肇錦 (2006、2009、2010、2012、2014、2015)。

<sup>46</sup> 鄭曉峰 (2014) 對「客」是自稱持不同的看法：在四川被稱為「土廣東」、在廣西被稱為「新民」、在浙江被稱為「棚民」、江西修水稱為「懷遠人」，陳寅恪之六世祖 (祖籍上杭) 屬之、江西上猶稱西北部明末清初從粵東閩西遷來的人叫「廣佬」。李如龍 (1997: 252-253): 明溪、寧化、清流、連城、長汀東北部居民不認為自己是客家。黃雪貞 (1987): 當地稱惠州話為本地話，稱梅縣及惠陽縣淡水鎮一帶的話為客家話。

具體的分析。」的確，若站在現代畚話／畚語的表層語言來看，要說它不受當地漢語方言或客家話影響是很難的。中西裕樹（2010：247-267）就指出，根據「古清去今歸陰平」這一指標，認為畚話就是客家話底下的一個次方言，而屬苗語支的畚語，其「古全濁聲母今讀送氣清音」的特點是受客家話影響的。我們認為客家話現今少數「古清去今歸陰平」的字（如：構、購、障、訃、票、顫、燉、探、擔……），如果從殘存的觀點，可能反而會使客家話成為畚話底下的一個次方言，所以我們應該無法從單一指標去判斷誰是誰的次方言。

到底自稱「ho<sup>22</sup> ne<sup>53</sup>」（山人）和自稱「山哈」、「山客」的畚族祖源相不相同？這是從事畚族研究的學者幾乎可以完全確認的問題。根據史書紀載<sup>47</sup>，都指陳「畚是瑤的一支」，除此，不管是居住在廣東蓮花山區的惠東、海豐、羅浮山區的增城、博羅一帶說接近苗瑤語的畚族，或是散佈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廣東鳳凰山區說接近客家話的畚族，其槃瓠信仰、四大姓氏、源於湖南、山區文化、部分語言……等，都在在證明自稱「ho<sup>22</sup> ne<sup>53</sup>」（山人）和自稱「san<sup>44</sup> haʔ<sup>5</sup>」（山裡人或居住山裡的客人）的畚族祖源是相同的<sup>48</sup>。羅美珍（2013：1-3）亦認同畚族是古代「武陵蠻」、「武溪蠻」後裔中的其中一支，其中沿湘黔邊境南下，進入桂北、桂東一帶的是瑤族和畚族的先民，這一支信奉槃瓠，只有盤、雷、蘭<sup>49</sup>、鍾四姓。後來畚族先民再往東遷移

<sup>47</sup> 請參酌《瑤族勉語簡志》所列的六部史書，本文略。

<sup>48</sup> 郭志超（1996：61）認為苗、瑤、畚都有共同的槃瓠信仰，且畚、瑤兩族具有相同姓氏，畚族的盤姓少（或改為潘姓），瑤族卻很多，「粵之徭種多盤姓自云盤瓠之後」，從我們所得的資料來看，盤姓在（臺灣）客家至少有上百人，通過族譜祖居地的核對，祖先皆來自廣東陸豐縣吉康都，與「彭」姓祖居地相當靠近，我們合理懷疑早期「盤」姓轉成「彭」姓者亦不少。

<sup>49</sup> 「蘭」姓應為「藍」姓之誤，不過根據筆者實際走訪浙江省溫州市文成縣西坑畚族鎮西坑村調查時，當地的居民都是姓「蘭」，但他們也知道自己的姓氏原本是從「藍」姓而來。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將「藍」簡化為「兰」，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旋即廢止，但在一般民間甚至派出所、戶政單位為求簡便仍是不分的，通通寫作「兰」，以至於出現「兰」姓與「藍」姓並存的現象。

至廣東鳳凰山一帶，到六世紀末七世紀初，在閩、粵、贛交界處形成了比較廣泛的畚族聚居區，成了當地的土著。

但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所謂的「畚語」和「畚話」是明顯不相同的，所以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ho<sup>22</sup> ne<sup>53</sup>」的「ho<sup>22</sup>」、「山哈」的「ha<sup>5</sup>」、「山客」的「客」是不是同音同義不同字而已<sup>50</sup>？據筆者訪問幾位畚族青年人的結果<sup>51</sup>，他們在稱自己是「山哈」或「山客」的同時，都認為自己是「山裡的客人」，應該是受1980年出版的《畚族簡史》定義「山哈—山裡的客人」所影響<sup>52</sup>，此後一系列有關畚族研究的書，都以此定義為依歸。殊不知這是受漢字影響，看到「客」立即想到「客人」(guest)，這與「客家—客而家焉」的道理是一模一樣的，在台灣客家村落的老人家幾乎不用「客家人」來自稱，而是自稱「客人」(明顯與客家話的「人客」(guest)有別)，所以羅肇錦將近二十年以來，一直想要嘗試解決的問題中心點也就在這。

事實上，羅肇錦自2002年發表〈試論福建廣東客家話的源與變〉<sup>53</sup>

<sup>50</sup> 施聯朱(1999)在回答蔡驊「山哈」與「山客」的區別時就明白指出：「SAN-HAK」的「SAN」意為「山」，「HAK」意為「客」，寫成漢字「山客」，明確地反映了「SAN-HAK」的涵義。而取漢字「山哈」，則在發音上更接近「SAN-HAK」(蔡驊2004、2016：174)。依我們看來，「山客」的「客」明顯是由非畚族內部所定義的，少數民族的自稱，如自稱「炯奈」的花籃瑤(他稱)(毛宗武、李雲兵2001：1)、自稱「活轟」的畚族(他稱)、自稱「拉珈」的茶山瑤以及自稱「珊介」(山仔)的瑤族(毛宗武、鄭宗澤2008：143-146)，都是指「山裡的人」。甚至是自稱「倬」、「哈」(ha<sup>11</sup>)的黎族，其「山」唸作go<sup>121</sup>或hwou<sup>11</sup>，也是「山」的意思。

<sup>51</sup> 他們分屬福建寧德的「藍」姓、福安的「鍾」姓、浙江杭州的「雷」姓與溫州文成的「蘭」姓，顯示自1980年《畚族簡史》出版以來，將「山哈」定義為山裡人或居住山裡的客人(兩者明顯不同)之後，「居住在山裡的客人」已成為現在畚族青年人普遍的認知了。

<sup>52</sup> 比較1980年版與2008年版的《畚族簡史》，舊版提到畚語「哈」為客人之意，「山哈」指山裡人或居住在山裡的客人，當時並沒有「山達」或「山客」的稱呼，到了2008年才多了「山達」的稱呼，而徐規(1962，又收錄於施聯朱主編1987：20-24)所寫的畚族人自稱「山客」，認為他們原來是從外地遷往山區的人，並非土著。顯見當時或更早之前，「ha<sup>?</sup>」轉譯為漢字「客」時，人們可能已被「客」字及其義所誤導，所以1980年的「山裡人」的定義也逐漸被「居住在山裡的客人」所取代，現在的畚族人幾乎都以此做解釋，我們認為這是「反主為客」的濫觴。

<sup>53</sup> 見《聲韻論叢》第十二輯，頁229-246。

開始，此後一系列的學術文章，都環繞著「畬（自稱山哈）與客的名稱」為主題作進一步且深入的探討，其背後的動機在於解決「客家人/客家話的形成到底是不是源自於中原？」以 2016 年發表的文章為例，其緒言就開門見山的提到目前客家話研究最常見、也最極端的兩大觀點：「一、客家話是中原南來的漢語吸收了部分當地畬語所形成的；二、客家話是本地的畬語大量吸收北方漢語所形成的。」<sup>54</sup>羅肇錦指出，持「客家話是中原南來的漢語吸收了部分當地畬語所形成」觀點的最大盲點在於：「中原南來的漢語分布那麼廣，為什麼來到閩粵贛山區的才稱客語？才保留了中原古音？而去到其他地區（指東南諸省漢語方言區）的漢語也是做客他鄉，卻改稱當地名稱，稱為湘語、吳語、閩語、粵語？如果我們把所有漢語方言都放在同等的位階看待，那麼中原南來廣東越語區的變粵語、南來福建閩語區的變閩語、南來江西贛語區的變贛語，因此南來閩粵贛山區畬語區的自然就應該變畬語。」這樣的推論實際上不無道理，「客／客家」、「客話／客家話」的定義自羅香林（1933）以來，至今已超過 80 年，仍沒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結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從不同角度、領域、理論、方法觀察的關係，即便同樣站在語言的角度，也有不同的解法，像上述「客家話的形成」就是一例，舉凡與「客／客家」有關的，至今都無法像其他漢語方言一樣得到一個明確而又讓大家接受的定論。

為解決此一問題，羅肇錦近十幾年來持續從語言的角度加上不同領域的證據來支持他的觀點畬（山哈）與客實際上是語音轉變的歷史演變過程，若只是站在純語言學的觀點，怎樣都無法解釋客畬（瑤）之間的同源關係<sup>55</sup>。

<sup>54</sup> 有關於「畬語」和「畬話」的區別、歸屬，目前仍有許多學者爭論不斷，羅肇錦認為這兩種畬族所說的語言就歸屬而言，是不應區別的，亦即兩種都是「畬語」，只是在鳳凰山區的博羅、增城、惠陽、海豐所說的畬語受苗語影響較多，而其他廣布在福建、江西、廣東、浙江等地畬語的漢化較深，且受當地漢語方言影響較多。

<sup>55</sup> 實際上蔡麟（2004、2005、2016：172-185）也認為客家的「客」源於山客的「客」，「客家人首先應該是山人」，只不過作者後來是用「社會經濟」的觀點切入，雖與羅肇錦從「語

至於畬語是如何變成客語的，羅肇錦（2016）認為關鍵問題在於畬語的「客」唸〔haʔ〕，與畬族自稱山「哈」的「哈」〔haʔ〕同音，追溯歷史，唐代稱閩粵贛山區的「活聶」<sup>56</sup>、「和蠻」的「和」音〔ha〕相同（果攝字唐代音唸-a）。所以和蠻〔ha〕就是山哈〔ha〕，就是山客〔ha〕，換句話說，解釋「畬」變「客」的關鍵在「和」、「哈」、「客」在不同時代都稱〔ha〕，只是使用不同的漢字來表示，實際內涵卻都是指「山」的意思。

為了證明「和」（活）、「哈」、「客」等借（記）音字是少數民族「山」的原義，羅肇錦（2016）從史籍—《唐史蠻書》卷八的〈蠻夷風俗〉、南宋劉克莊的〈漳州諭畬〉、清末《中國風土志叢刊》浮雲（魏蘭）所著的〈畬字解〉<sup>57</sup>開始，到現代語言學者記錄的語音—李澤然的《哈尼語研究》、游文良的《畬族語言》、毛宗武、蒙朝吉的《畬族語言簡志》、《博羅畬語概述》、凌純聲、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調查報告》、賀福凌的《湖南省鳳凰縣漢語方言語苗語的調查和比較》等一連串論證的過程，最後得到了：「和」、「哈」、「客」都是同音詞，原義為山，所以明清以來的「山哈」就是「山客」，都是指閩粵贛山區的畬族，同理也指明，這就是清末在閩粵贛一代的「客家」。其演變的情況大致是：和蠻（隋唐）→畬（宋）→山哈、山客（明清）→客

言學」的角度切入點不同，但殊途同歸。

<sup>56</sup> 「活聶」的「活」在中古雖然是山攝唸開口一等，但因為這是當時史籍紀錄畬族人名稱的音所選定的（記音）字，除無法從中原音韻去嚴格分析外，倒是可留意當時的中古音，此字也有「h-」、「-a-」的聲韻。至於「聶」也同樣是記音字，就少數民族而言，是指「人」的意思。根據羅肇錦（2014）指出：史籍上曾用「和」、「禾」、「窩」、「俄」、「哈」、「客」等借音字代表「山」的意思。同樣的，自古北方所稱的「南蠻」的「蠻」、「哈尼」的「尼」、甚至瑤族內部方言的「勉」語、「藻敏」的「敏」、「金門」的「門」，也都是指「人」的意思。

<sup>57</sup> 魏蘭，筆名浮雲，清末民初人士，在其所著的《畬客風俗》中，〈畬字解〉提到「畬音蛇，從番從入，畬之為畬，不知始自何時，亦不知何人所創，處州之人，無人不知」（筆者按：《字典》、《說文》、《韻會》、《玉篇》、《正字通》、《廣韻》均無畬字（指從入從番的俗字）），而〈畬客風俗〉進一步指出：「畬客見官長，自稱曰畬民，而土人皆呼其為畬客，或稱客家人，或稱為畬客人，或稱為畬家人。」（1905：11、23）



家（清末）。

上述論證「山哈」（畬）最終演變為「客家」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山哈」、「山客」是自稱，其餘皆為他稱，至於元朝，則是沿用南宋的稱呼「畬」，此名稱在《元史》卷13《世祖本紀》中可以找到：「詔福建黃華畬軍有恆產者放為民，無恆產與妻子者，編為守成軍。」<sup>58</sup>另外，從歷史學<sup>59</sup>、家譜重新分析<sup>60</sup>、遺傳學（如前所述李輝等 2003：873-880）的角度來看，可以直接或間接的印證客家的源

<sup>58</sup> 詳見謝重光（2002:193-214）、郭志超（2009:80）描述元朝因實行殘暴的鎮壓和民族歧視政策，福建漳浦縣（今平和、詔安、南靖諸縣）陳吊眼、許夫人、政和縣人黃華、廣東董賢舉（按：《元史》詳載董賢舉與同夥七人「皆稱大老」……是畬族首領的尊稱）、循州鍾明亮、福建漳州李志甫等畬族人相繼率領畬軍（、漢人）起義抗元，最後導致人口移徙、加速漢化一文。

<sup>59</sup> 謝重光（2013）曾引羅香林（1965:224）的〈松口鍾氏譜鈔〉說明梅縣松口鍾氏實為畬族：「梅縣〈松口鍾氏譜鈔〉稱其祖籍潁川，唐高祖時，寇如蜂發，公（鍾氏某一代祖宗鍾寶）收拾金銅寶圖，避難江南」。認為這是一則「經過漢族門第觀念包裝改造的史料」，而「其稱祖籍潁川，就是按照漢人好郡望的習慣編造出來的。」其理由有三：1.作者經研究考察後，也認為「鍾姓」確實是畬族的主要姓氏之一；2.唐高祖之時，在江南就有不少的「寇」，如：李子通、林士弘、沈法興、蕭銑、杜伏威、輔公祐等，所以「避難江南」的理由不成立；3.鍾寶避亂時把收拾「金銅寶圖」作為最重要的大事，無非這「寶圖」就是畬族視為傳家寶的祖圖，而「金銅」可能是頂端鑲著銅質狗頭像或龍麒麟像的祖杖。作者也提醒我們，鍾氏在唐初從潁川遷徙江南的說法，固然不能全信，但也不能忽略掉「其中透露出畬族先民唐初曾從祖居地（應即五溪一帶）往江南遷徙的信息。」

<sup>60</sup> 吳松弟（1995）對客家家譜重新進行分析，運用語言學和遺傳學的研究成果，提出南宋時期南遷的北方移民對客家的形成產生決定性影響：客家先民以南方土著為主，北方移民主要是通過文化而不是血緣影響客家文化的觀點。其結論立場十分明確，和房學嘉（1994）的觀點有很大的相容性：第一、客家先民中可能有些氏族很早就從北方南遷，但將導致今日客家語言和風俗形成的北方文化帶入汀贛地區從而成為客家源流的移民，主要遷自南宋時期。他們人數並不很多，但他們帶入比較先進的北方文化，影響了周圍的居民，因而大約在宋末開始形成客家民系。第二、客家的大部分氏族是南方人，他們或在宋之前遷入汀贛而成為客家先民的一部分，或在廣東依附於客家人採用客家文化從而加入到客家人。此外，王鐵（2011）再次根據三本主要的族譜（陳、王、張）推論客家的遷徙：「客家源於中原之說既不可信，那麼客家的起源到底如何呢？今日長江以南的居民，主體是古代楚、越、百越民族的後裔，客家也是如此。具體來說我同意部分學者的客家是畬族後裔的觀點。因為上舉幾種族譜所代表的客家族譜中所能追溯到的祖先的時代、居地，支持這一觀點。上舉幾種族譜中，可靠的祖先都是宋末至元代人，居於福建寧化、上杭、武平等地。這些地方都是古代畬族的居住地。宋末至元代前期，是畬族武裝活動空前發展並被朝廷招安的時期。」

流和畬族是密不可分的。

#### 四、結論

本文從客畬「基本詞」探析客畬和苗瑤壯侗語的關係無非是想先做個拋磚引玉工作，由於牽涉面極廣，未來還可以更仔細、更深入的分析。我們花了不少篇幅深入探討了親屬詞彙「曾祖父」、「曾祖母」、「祖母」、「外祖母」與苗瑤壯侗語的關係，雖然同源詞的鑑別難度高，但客畬以上這些詞應是「源自」苗瑤壯侗語無誤。比較兩個在「語言事實」上非親屬但地理位置或歷史遷徙有密切關係的語族，因「接觸」而導致詞彙借用的可能性相當高，為了更嚴謹的求證，我們還得從語音對當關係和語法（構詞、詞序）結構去做進一步的探索。

我們看到了非常多客畬語和苗瑤壯侗語語音形式相似的同義詞，而這些詞不是找不到本字，就是與所謂的本字在聲、韻、調或意義上不合，即便找到了，頂多也只能算是南方漢語系統的字，所以幾乎可以確立這些與詞源自於南方少數民族。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02 年出版的《炯奈語研究》和 2009 年修訂出版的《畬族簡史》作者之一的毛宗武，在探討〈說炯奈語的瑤族和畬族與說客家話的漢族的關係〉及論及〈畬族轉用語言的由來〉時，都提到以下令人玩味且「很難說是巧合」<sup>61</sup>的發現：

大凡有畬族和說炯奈語的瑤族居住的地方，其周邊幾乎都有說客家話的漢族，福建如此，浙江如此，廣東、廣西、江西、安徽也都是這樣，無一例外，可見他們之間的關係非同一般。

文中亦提及客家第一次大遷徙的祖居地「潁川、襄城、汝南、河南、南陽」，和作者考察閩、浙、贛、粵各省畬族地區所看到的族譜、墓碑，封面上的《汝南藍氏宗譜》、《潁川鍾氏宗譜》、《馮翊雷氏宗譜》

<sup>61</sup> 這是作者在《炯奈語研究》所說的話。



及墓碑上所刻的「汝南藍 XX」、「潁川鍾 XX」、「馮翊雷 XX」<sup>62</sup>或廣西都安瑤族自治縣（屬布努語系統）的藍姓瑤族族譜：「昌奇（為）汝南藍氏之太祖也……」的字句一樣，證明客、畬、瑤來自於相同的祖居地，雖然客家族譜和畬、瑤族譜已被多位歷史學家否定其真實性，但無論從仿造的「祖居地」或現今所處「現居地」來看，客畬瑤之間的關係，絕非單純的「接觸」關係。

---

<sup>62</sup> 作者按：古馮翊、潁川、汝南三郡是緊密相連的。

## 參考書目

- 中央民族學院苗瑤語研究室編，1987，《苗瑤語方言詞彙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 中西裕樹 2010 〈論畚話的歸屬〉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歷時演變與語言接觸—中國東南方言》24：247-267。
- 中西裕樹編，2003，《畚族海豐方言基本詞彙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言語史叢刊第一冊。
- 毛宗武，2004，《瑤族勉語方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毛宗武、李雲兵，2001，《炯奈語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王 鐵，2011，〈從幾部族譜看客家的起源〉。《歷史文獻研究》30：42-48。
- 吳松弟，1995，〈客家南宋源流說〉。《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5：108-113。
- 尚文評，2011，〈「客家」稱謂之始與永安社會—以清初屈大均《永安縣次志》為中心〉。《嘉應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9（7）：15-21。
- 李如龍、張雙慶，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輝、潘悟雲等，2003，〈客家人與客家話起源的遺傳學分析〉。《遺傳學報》9：873-880。
- 李錦平、李天翼，2012，《苗語方言比較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

- 林清書，2006，〈湘方言「挨馳」和客家話「姐」〉。《龍巖學院學報》24（1）：72-76。
- 胡松柏主編，2013，《贛文化通典·方言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孫宏開主編，2009，《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卷參》。北京：民族出版社。（侗台語族語言）
- 孫宏開主編，2009，《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卷肆》。北京：民族出版社。（苗瑤語族、南島語、南亞語）
- 浮雲，1905，〈畬客風俗〉。《中國風土志叢刊》。
- 班弨，2006，《論漢語中的台語底層》。北京：民族出版社。
- 徐貴榮，2016，《客家語言論輯》。台北：五南。
- 郭志超，1996，〈客家地區的壯侗語族族群與苗瑤語族族群〉，《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58-62。
- 郭志超，2009，《畬族文化論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游文良，2002，《畬族語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畬族簡史編寫組，1980，《畬族簡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畬族簡史編寫組，2008，《畬族簡史》。北京：民族出版社。
- 舒化龍，1992，《現代瑤語研究》。廣西：廣西民族出版社。
- 黃雪貞，1987，〈客家話的分布與內部異同〉。《方言》2：81-96。
- 詹伯慧主編，2002，《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練春招，2002，〈客家方言本字考釋拾零〉。頁257-262，收錄於謝棟元主編，《客家方言調查：第四屆客家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廣西壯族自治區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2008，《廣西民族語言方音詞彙》。北京：民族出版社。
- 潘悟雲，2005，〈客家話的性質—兼論南方漢語方言的形成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二輯：18-29。
- 蔡驎，2004，〈HAK-KA與SAN-HAK--客家稱謂的由來及本義考〉。發表於「贛州與客家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江西：贛南師範學院，2004年11月18-20日。
- 蔡驎，2016，《流動的客家：客家人的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鄧盛有，2007，《客家話的古漢語和非漢語成分分析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鄧盛有，2010，〈客家話中的非漢語成分研究〉。頁 549-571，收錄於羅肇錦、陳秀琪主編，《客語千秋：第八屆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臺灣客家語文學會。
- 鄧曉華，1994，〈南方漢語中的古南島語成分〉，《民族語文》3：36-40。
- 鄧曉華，1999，〈客家話跟苗瑤壯侗語的關係問題〉，《民族語文》3：42-49。
- 鄧曉華，2006，〈論客家話的來源—兼論客畚關係〉，《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3（4）：143-146。
- 鄧曉華、王士元，2003，〈苗瑤語族語言親緣關係的計量研究—詞源統計分析方法〉。《中國語文》3：253-263。
- 鄭張尚芳，2001，〈浙南畚族話的特點及其來源分析〉。發表於「中國東南方言國際研討會」，上海：上海師大，2001年3月。
- 鄭曉峯，2014，〈「客」=「客家」？——從語言的自稱和他稱談起〉。

發表於「語言文化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桃園：國立中央大學，2014年4月19日。

賴維凱，2017，〈從Swadesh 的200 核心詞探討臺灣客家話和苗瑤壯侗的對應關係〉。頁415-438，收錄於張維安主編，《在地、南向與全球客家》。新竹：國立交通大學。

謝重光，2001，《客家形成發展史綱》。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謝重光，2002，《畬族與客家福佬關係史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謝重光，2013，《客家、福佬源流與族群關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藍雪霏，2002，《畬族音樂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羅美珍，1980，〈畬族所說的客家話〉。《中國民族學院學報》1：76-88。

羅美珍，2013，〈關於畬族所說語言的定性和命名問題思考〉。《龍巖學院學報》31（1）：1-3。

羅香林，1933，《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南天。（1992，臺灣一版）

羅香林，1965，《客家史料匯編》。台北：南天。（1992，臺灣一版）

羅肇錦，2002，〈客話祖源的另類思考〉。頁407-421，收錄於賴澤涵編，《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羅肇錦，2003，〈客語祖源的非中原現象〉。《中國語文學研究會論文》。首爾：延世大學。

羅肇錦，2006，〈客語源起南方的語言論證〉。《LANGUAGE AND LINGUISTICS》7（2）：545-568。

羅肇錦，2010，〈客家話「嫲」（ma）的語法化過程〉。頁 290-299，收錄於羅肇錦、陳秀琪主編，《客語千秋：第八屆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臺灣

客家語文學會。

羅肇錦，2012，〈「客家」名稱形成的比對〉。發表於「第九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2012年10月5-6日。

羅肇錦，2016，〈原客（客的前身是畚瑤）〉。頁27-50，收錄於胡松柏主編，《客家方言調查與研究：第十一屆客家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東：世界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羅肇錦，2016，〈畚話與客話的次方言關係說略〉。發表於「第十二屆客家方言學術研討會」，廣州：中山大學，2016年12月3-4日。

W. South Coblin, 2017, "Neo-Hakka, Paleo-Hakka, and Early Southern Highlands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5<sup>th</sup>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35<sup>th</sup> 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 Nankang, Taipei, Taiwan: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and Association of Chinese Phonology. May 19-20, 2017.

